

三重批判及人类解放道路的现实考察

——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分析

吴沈波¹ 王欣然¹

(1.河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一篇序言,这篇文章在马克思的思想转变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文章中,马克思着眼于德国的历史和现实,对德国的宗教、制度和国家哲学进行了批判,实现了批判路径向现实维度的转移。通过循序渐进的三重批判,马克思进一步考察了德国进行革命的可能性,并揭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从而为实现人类解放找到了一条现实道路。

关键词:《〈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宗教; 制度; 哲学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6.1039

一、对德国宗教的批判:一切批判的前提

回看欧洲历史,自中世纪起它便被世俗的王权和神圣的神权这两种权力支配。在这种双重控制下,人们发现,相较于王权的直接压迫,神权的束缚似乎更加难以摆脱。神权通过宗教信仰和教条的约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宗教改革在欧洲起到了一定的思想解放作用,但它也只不过是使得形式上的束缚减少,而内在力量上的束缚依旧存在,人依然约束着人自身。想要解决自我约束的问题,首先要回到宗教本身,去探求它的本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称《导言》)开篇之初,马克思就指出:“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在马克思之前,费尔巴哈在其著作《基督教的本质》中就对宗教进行了分析和阐释,认为“宗教是人之最初的、并且间接的自我意识”。然而,在费尔巴哈看来,宗教的基础是人的依赖感,而这种依赖感的对象就是自然,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基础,自然使人产生了原初的敬畏和恐惧之心,故其认为“自然是宗教最初的、原始的对象”。费尔巴哈用“类本质”这一概念分析宗教,认为人才是宗教的源头,这是他相较于前人在宗教认知上的进步,但是他所提倡的用“爱的宗教”消灭宗教的方法并不能真正使宗教在人间消失。马克思在哲学上深受费尔巴哈人本学思想的影响,但他并没有止步于此,在继承人本学思想的基础上,他在《导言》中实现了对费尔巴哈宗教观念的超越。在宗教起源方面,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人在心理上寄托自己“完满”存在的一种神的反映,而马克思立足社会现实,从物质基础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宗教根源于现实生活,宗教中的众多形象无非是人的意识的外化,并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马克思用“颠倒的世界”描述了当时德国所处的现状。当时的德国,社会矛盾重重,秩序混乱,作为社会意识,宗教是这种颠倒现状的反映。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向人民输送符合特权阶层价值观的思想,企图用宗教来安抚人民,让被统治的人民接受所谓“神的安排”,从而减少革命性。由此一来,这个颠倒世界似乎被统治者描述得具有了合理性,使统治者实现了对民众的精神控制。马克思用自己的论述印证了宗教不只是人们纯粹的遐想,创造宗教的主体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这显然为批判德国宗教找寻到了一个先决条件。

对宗教进行批判是对德国现状进行批判的前提。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宗教是为了维护和加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存在的,是掩盖阶级压迫和不

作者简介:吴沈波(2001—),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王欣然(1999—),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平等的工具，同时宗教也是麻痹人们精神的药剂，是由于社会不平等和剥削所导致的人们的痛苦和压迫的产物。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它实际上给人们带来了一种虚假的幸福，这是对实际生活的逃避和幻想，它麻醉了人们的意识，使人们无法真正认识和改变现实的困境，所以，对宗教的批判是对现实批判的一个重要前提。在此，马克思采用了一种层层剥离的批判法，批判了宗教，使人对其产生质疑，才能够突破这层幻想的境地而把批判的视角从“天国”下移到尘世当中，进而用理性的眼光来审视尘世。针对“宗教里的苦难”和“现实的苦难”，马克思指出了后者对于前者的极大影响，而前者的产生则是对后者的抗议。基于此，当人民还处于现实的苦难之中，没有获得完全解放时，宗教是不可能从人间消失的。马克思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以“锁链”和“虚幻的花朵”为喻来比照苦难的现实和宗教，指出对宗教进行批判不是让人去接受苦难的现实，而是给人以理智，摆脱虚幻，从而在现实中采取现实的行动来改变这种苦难，建立理想的现实。在这里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吸收了费尔巴哈的宗教观念之后，并没有止步，而是进一步探讨了宗教何以产生以及如何去消灭作为虚幻花朵的宗教。对德国宗教进行批判之后，马克思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由此，他将批判的矛头转向了现实，批判的对象由“天国”下移到“尘世”，领域由神学转向了政治，从而总的转向了对德国现状的批判。

二、对德国制度的批判：揭开“隐蔽的缺陷”

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深受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这在经济和政治双重方面给德国予以现实的参照，而马克思正是基于这种参照展开了思考，对德国的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马克思认为，当时的德国发展水平不及英法两国，从现实政治考量，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呈现的是一种由各个小国组成的分散政治结构，封建邦国割据使国家不稳定。与此相比，英国和法国早已建立了相对统一的国家政权，拥有较为稳定的政治体制。回看历史，德国的莱茵河左岸地区曾被法国占领，并为拿破仑所统治，在遭受侵略的同时，此地区受到了法国大革命在精神上的熏陶，《人权宣言》蕴含的“天赋人权”以及自由平等思想成为启发该地人民的重要内容。资产阶级的这种局部统治冲击了德国的封建制度，造成了一种新的局面，这对德国的历史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在拿破仑失败之后，德国又经历了复辟，它的各个邦国在国外封建势力的支持下恢复了专制统治，冲溃了人民渴求统一的愿望。此外，资产阶级由于力量弱小而无法在德国实行其倡导的代议制，一直到了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资产阶级运动才有所发展。基于以上认识，马克思认为当时德国所走的路是英法两国早已完成的历史进程，而对于德国现实政治的否定，“也已经是现代各国的历史废旧物品堆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马克思用“隐蔽的缺陷”来说明德国制度之陈旧，并用“时代错乱”和“敷粉的发辫”来生动比喻。以“复辟”为词眼，马克思批判了德国统治者固守旧的政治制度，批判了封建统治者以宣称所谓“复辟”来维护统治的做法。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得确因为多种政治党派登场而出现了复辟，并由此有了诸如“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改良主义”等为我们熟悉的政治评价用语，但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尚没有经过像法国那样彻底性的群众性社会革命，又怎会出现复辟？由此可知“复辟”不过是反动统治者的谎言，而在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下，自由这种奢侈品不能够为人民所有。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对德国的政治现状进行批判也能够揭露某些现代国家身上还依旧存有的过去的回忆和现行缺陷，因为“对过去的回忆依然困扰着这些国家”。最后，马克思指出，在其他现代国家进行制度改革并且已经否认了旧制度的合理性的情况下，德国政治制度的现状是重蹈那些国家的历史覆辙，因为德国相信这种旧制度的合理性，所以“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

从经济方面来看，英国和法国已经拥有了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制造业，并且减少垄断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倡导自由贸易成为了两国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相较之下，德国在19世纪30年代才开始工业革命的进程，40年代仍处在上升阶段，它在经济政策上采取垄断的方式，采取“国民经济学”式的保护政策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这显然与英法形成巨大差异。基于此，马克思在文中指出：“在法国和英国是要消灭已经发展到终极的垄断；在德国却要把垄断发展到终极。”所以，在这样的“现代问题”中，德国的做法显然明显落后于英法两国，它现在在经济方面所走的路是两国早已走过的，这种做法无疑是“老调重弹”。马克思还批判了历史法学派在维护德国现行制度方面所起的卑鄙作用。马克思在《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中对历史法学派的思想及其维护德国旧制度的行为进行了批判，从根源上指出其带头人胡果的思想深刻影响着该学派的观点，从而对胡果的思想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还指出，当时在德国具有自由思想的人要想找寻自由，必须回到“条顿森林”这种自然的环境中，他认为这是荒谬的。历史法学派和世人在自然中寻求所谓自由的方法是马克思“向德国制度开火”的重要原因。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不平等，对立和猜疑成为常态，在这样的现状下，人民还要承认他们的存在及其苦难状态是“上天的恩准”，这不过是要人民接受被无情奴役继而被统治的现实，是一种维护旧制度的卑劣手段。基于此，马克思

指出,对德国制度进行批判的任务和目的是“给敌人以打击”,从而使得德国的耻辱更加耻辱,作为对德国制度的搏斗式批判,“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当德国久已隐蔽的缺陷被无情揭露时,人民的勇气才有可能被激起。

三、对德国法哲学及国家哲学的批判:破除障碍的理论武器

当德国还在四分五裂和陷入统一困境时,英国和法国早已通过工业革命步入民主政治之路。德国虽在诸多方面落后于英法两国,但其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却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所以,对这种能够代表现代性的事物进行批判涉及到了对现代国家的批判,而不再是走现代国家走过的老路。马克思认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当时德国制度的“抽象继续”,由此可以看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从属于德国当时的现存制度,而对于它的批判则部分包含了对现存制度的批判。接下来,马克思探讨了德国的两个政治派——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指出前者“要求否定哲学”,它自认为能以旁观者居于世外,特别强调行动对于国家和社会改造的重要性,忽视了哲学的重要性;后者则认为当时德国国内的斗争只是哲学斗争,但没有看到哲学是世界的一部分,“是这个世界的补充”。比较两派的观点,它们都只看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其中一个方面,片面割裂了二者的联系,故在理论上存在明显的缺陷。

此外,马克思客观评价了黑格尔的法哲学以及政治哲学,认为其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表述了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并指出对它的批判是对它所反映的德国国家及其现实的批判,故存在重要的意义。黑格尔曾写作了著名的《法哲学原理》,在他的论述中,观念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像活动”,他颠倒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用其科学论述阐明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如果哲学只是局限于在理论上解决问题,只是在“彼岸世界”中找寻现实,不与任何现实实际相结合,那它则会失去对于现实批判的功能,这种思辨的抽象的哲学也不能够触及到德国真正的问题核心之所在。马克思尝试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来让哲学为现实服务,打破那种国家与“现实的人”的奇怪关系,并运用哲学武器扫除封建主义和一切阻碍人的解放的障碍物。如何对“思辨的法哲学”进行批判?马克思给出了一个答案,那便是实践,并尝试把这种实践提高到革命的高度。

四、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无产阶级革命

在对德国现实制度进行批判之后,马克思对德国进行革命的可能性进行了考察。马克思提出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这两个有深意的词语,而后者是他所要强调的。理论层面的革命固然重要,但要实现人的解放,只有在实践中运用理论武器作为思想指导,并用物质的力量进行批判才更加具有彻底的意义,从而为人类解放提供现实条件。马克思以宗教改革为例,指出路德引领的宗教改革打碎了民众绝对服从宗教领袖的奴役制,但他的“因信称义”又以另一种奴役制“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并不认为宗教改革这场从头脑开始的革命是一种彻底的革命,实现彻底的革命需要足够的物质基础,德国在当时尚不具备这种基础。通过工业革命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各国推崇着“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念,它们正向着人类的解放迈步,但德国远还没有实现政治上的解放。故此,马克思在文中指出,尽管德国在理论上超越了现代国家业以追求的政治解放阶梯,但“它在实践上却还没有达到”,所以德国不具备实现彻底革命的前提,它仍需要先实现政治解放。马克思指出,德国要想实现彻底的革命,还需要在社会中有一个总代表,但在当时德国各阶级的斗争只是局部性的,德国社会一些阶级缺乏实现“普遍的自我解放”和组织人民革命的能力。从物质基础和社会代表两个方面,德国实现彻底的解放都没有可能性,而实现这种可能性由谁来完成?只有“没有任何地位”和“遭受普遍苦难”的无产阶级。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各国的确立和扩展,资产阶级与其他阶级的矛盾被不同程度地激化,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欧洲各国相继走上工业化道路,生产力日渐发展,私有制之下这种发展的成果只是被少数人占有,贫富差距日渐增大,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被抛入无产者的队伍,他们逐渐联合成为无产阶级。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的产生是“社会解体的结果”,它是由于人为原因而出现的,它的特性和社会地位这使其具有实现彻底革命所需要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具有的这种物质力量需要得到哲学这把“精神武器”的发挥,通过这种结合,德国才能实现解放。“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核心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关键所在,它在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一个来自市民社会的阶级都不能比拟的。“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这说明,“人的解

放”才是德国应该追求的目标，这显然超过了国家这一层面的解放即政治解放，所以马克思在这里的论述预示着德国将走不同于英国和法国的革命道路，超过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而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既是马克思从他的宗教批判中得出的结论，也是从无产阶级解放这一重要议题中得出的结论，在马克思看来，要实现人类解放这一宏伟目标，要由掌握理论的无产阶级来完成，无产阶级要利用好哲学这把武器，去批判现实，摧毁奴役制，将德国从中世纪解放出来，以更好地达成人类解放。由此，马克思通过对德国宗教、制度、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批判，找到了人类解放这一终极目标，而这个目标实现的现实道路便是无产阶级革命。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3]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6] 杨雨帆.无产阶级究竟是马克思“发明”还是“发现”的?——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无产阶级理论的辨析[J].天府新论,2023,(03):48-57.
- [7] 钟启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意识形态批判的内在逻辑[J].湖北社会科学,2022,(04):5-11.
- [8] 文兵.马克思法哲学批判的完成与“无产阶级”的出场[J].哲学动态,2020,(11):5-12.
- [9] 罗克全,刘秀.“人类解放”的前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再研究[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04):15-24.
- [10] 赵家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历史地位[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4)5-19.

Triple Critique and the Realis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Path to Human Emancipation—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Wu Shen Bo¹, Wang Xin Ran¹

¹*School of Marxism,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China*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serves as a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playing a pivotal role in Marx's 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 In this work, Marx examines German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realities, critiquing religion,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hilosophy in Germany, thereby shifting his critical approach toward a practical dimension. Through a threefold progressive critique, Marx further investigates the possibility of revolution in Germany, reveal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oletariat in revolutionary practice, and identifies a concrete path toward achieving human emancipation.

Keywords: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religion; institutions; philosophy; human emancipation